



徐志摩全集

5

戲劇·書信集

510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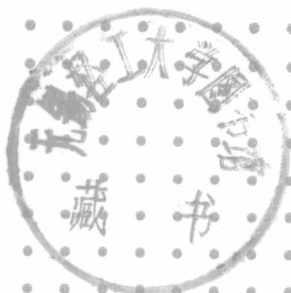
徐志摩全集

5

戲劇·書信集



90510255



上海書店

余序

不知是什麼緣故，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戲劇發生了一種關係：志摩譯過「死城」，小曼譯過「海市蜃樓」。或許是偶然的罷，他倆最近合作的「卜昆岡」，在我個人看，也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

提到意大利的戲劇，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他們的兩個重要時期：文藝復興以後和現代。文藝復興以後的意大利戲劇觀念是「食古不化」；變本加厲，批評家誤解了亞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把它們鑄成了一堆死的規律。他們蔑視中世紀的成績，蔑視民間的戲劇，他們不明白編劇家與劇場演員及觀眾間的關係；結果是意大利沒有戲劇除掉一些做古的空洞作品，一般人沒有品味。除掉維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劇。經過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影響和十九世紀的沉寂，四十年來，意大利的戲劇在世界文藝上終於佔了一個地位。從近代意大利戲劇裏，我們看得見詩同戲劇的密

切關係，我們看得出他們能夠領略人生的奧秘，並且能夠火焰般的把它宣達出來。急進一步，他們中間並且創立了所謂之未來派的戲劇，雖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長。在意大利的現代戲劇裏，除了一兩個作家之外，能夠持平不偏的幾乎再沒有了。但是他們的氣魄，他們的膽量，總是配受相當的敬意的罷。

剛才我不是說志摩小曼合作的「卞昆岡」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麼？這話可又得說回來了，這個彷彿是有限制的，並不是絕對的。雖然「卞昆岡」也多少有些古典的體制，可它並不是死守那文藝復興以後的呆板理論，並且，我還以為作者在動筆以先並不曾想到過任何戲劇理論。至於氣魄和膽量，「卞昆岡」倒比較的和意大利現代劇接近得多。在有意無意之間，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樓」一類的影響罷。這都是我妄測的，作者及讀者都不見得肯和我同意，我知道。

其實，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這也是在「卞昆岡」裏處處流露出來的。我們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節的自然，看它想像的豐富，看它人物的選擇，看它——不，也得留一些讓讀者自己去看

不是他的內助在故事及對話上的貢獻，那是我個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話不能完全脫去硤石土腔，有時他自己也不否認；「卞昆岡」的對話之所以如此動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貢獻，——尤其是劇中女人說的話。故事的大綱也是小曼的；如果在穿插呼應及其他在技術上有不妥當的地方，那得由志摩負責，因為我看見原稿，那是大部分志摩執筆的。兩人合作一個劇本實在是不很容易，誰都不敢冒這兩人打架的危險。像布孟 (Beaumont) 弗雷琪 (Fletcher) 兩人那樣和氣不是常有的事。詩人葉芝 (W. B. Yeats) 同格里各雷夫人 (Lady Gregory) 合作劇本時是否也會經打架，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想用他們來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而且我以為這個比譬是再切貼沒有的了。至於究竟是否切貼，我也不在此地多說，還是請讀者去看一看 “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 罷。

說志摩根本上是個詩人，在此地並不含有恭維他的意思。假使莎士比亞不進劇場，沒有白貝治一班朋友，也許他只繼續寫他的商頌 (Sonnet)。詩人上再加戲劇兩個字是非經過劇場的訓練不可的，這件事似乎在歷史上還沒有過例外。我會勸志摩約幾個朋友排演「卞昆岡」，把它排印

單行本我也是慫恿最力的一个（因此志摩便責成我寫一篇序）。那末，有不妥的地方以後我們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而我們更樂得領會它的長處。我們的戲劇界沉悶極了，有它出來給我們一個刺戟多少是件好事不是？新戲劇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卞昆岡」正好做一個起點。

我不希望「卞昆岡」有人把它當一件傑作，因為作者還有無窮的希望，而這個無窮的希望又是在「卞昆岡」裏可以感覺得到的。我更不希望只是「卞昆岡」的作者有無窮的希望，因為建設新戲劇決不是一兩個人的私事。

上沉。 十七年六月，上海。

志摩戲劇集目錄

創作劇本（與陸小曼合撰）

卞昆岡

翻譯劇本

死城

墨梭林尼的中飯

一

七九

一二七

卞昆岡

登場人物

阿明 卞昆岡子

卞母

李七妹

卞昆岡

嚴老敢 昆岡助手

老瞎子

尤桂生

石工甲

卞昆岡

志摩戲劇集

石工乙

王三嫂

地點 山西雲岡附近一個村莊

幕次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第六幕

登場人物

十位

第一幕

佈景

卞昆岡家，台右露一角，檐頭鋪松茅綻成成蔭。門前一大棗樹，蔭下置有木桌及條凳。台後一木柵，有門。遙望見草原及遠山景色。院內雜置白石小佛象及其他生物石象。

阿明年八歲，神態至活潑，眉目尤秀麗，穿青布短褂。幕起時阿明正倚棗樹下木桌邊吹胰子泡，身旁一小石馬。天時約五月。時近傍晚，遠山斜陽可見。

阿明（吹泡）癩了！真討厭，老不大就癩了。我想吹一個地球那麼大的……這好……上去，飛上天去……呼，呼……上去……呼……好了，好了，這回好了！啣，又癩了一個大地球癩了……（聞三絃聲）咦！他來了。（至木柵門）老周，你回來了。明兒見罷。（走回，騎石馬上吹泡）再來一個。

奶奶，奶奶快來，快來，看我的大地球兒……奶奶，來呀，再不來這地球又要破了——你瞧！奶奶，你倒是那兒去了？

卞母（自內）來了，又這兒淘氣了阿明！胡嚷嚷的叫奶奶做甚麼呀！奶奶這兒正做着麵哪，做好好的炸醬麵等你爸爸回來喫哪……（自門內轉出，腰圍廚裙，手沾麵粉，年六十餘，頗龍鍾，行路微震。）

你瞧我這一手的粉……怪累人的……你怎麼了阿明！好，胰子水又潑了一桌子一地，什麼地球不地球的！（檐前取水洗手）你爸爸不是今兒回家嗎？太陽都快下山了，他這就該到了，快不要頑皮，好孩子，也叫你爸爸歡喜。（收拾桌子。阿明騎馬，作馳騁狀。）

阿明 唷，對了，可不是爸爸今兒個要回來了麼！我又有糖喫了，又有好東西玩兒了！我可不喜歡爸爸那頭小黑驢，老低着頭一顛一顛的多難看，那有我這大白馬好，長得又美，跑得又快。得兒呀！卞母 大白馬，叫你有大白馬還了得，這房子都該讓你給衝倒了呢！（取竹椅坐樹下。阿明趨伏

膝前。）

阿明 奶奶，奶奶！

卞母 幹什麼了？

阿明 （聲音緩重）奶奶，爸爸真這麼疼我麼？

卞母 傻孩子，爸爸不疼你還疼誰。

阿明 幹麼他老愛看我的眼睛？

卞母 （音微澀）傻孩子，你那小眼珠兒長得好看，你爸爸愛瞧。

阿明 幹麼就我的眼睛好看，奶奶，你的眼睛不好看嗎？

卞母 爸爸愛你的眼睛就爲你的娘……

阿明 奶奶說呀，我娘怎麼了我娘？奶奶不說我娘早成了仙了嗎？奶奶，可是您說我娘怎麼着？

卞母 傻孩子（手指阿明眼睛）你這對小眼珠兒，就是你娘（音發震）你娘當初的一雙眼睛

一樣。你爸爸就是最愛你娘的一雙眼睛，現在你娘不在了，他所以這麼疼你，愛看你的眼睛。誰家的爸爸也沒有像你爸爸那樣疼兒子。他有時簡直像是發了瘋似的，我看了都害怕。苦命的

孩子，（撫他的頭面）這年歲就沒了娘，就有一個老奶奶看着你（舉袖拭淚。）我又老了，管不了你，你有個娘多好！可是你爸爸……

阿明 我不，有奶奶不是一樣好，爸爸疼我，我疼奶奶！奶奶別哭呀，好奶奶（舉小手爲拭淚）我疼你極了，你別哭了，爸爸快回來了，回頭他見你哭又該不高興了。我們到門前去望望看好不好？他那麼大個兒騎在頂小的驢兒上，我們老遠就看得見的（躍起趨柵門前站石上外望）太陽都快沒了，那山上起了雲，好像幾個人騎着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頂帽子，白白的。怎麼影兒都還沒有哪，怎麼回事？今兒許不來了？那多不好，奶奶！

哨你瞧，爸爸倒沒有來，街坊那女人像是又上我們家來了，誰要他老來？

卞母 女人，誰？

阿明 就是那姓李的寡婦！

卞母 去你的，孩子們說什麼寡婦不寡婦的，越來越沒有樣兒了！孩子們第一得有規矩，不許胡說亂話的，她也待你頂好的，來了就該叫她一聲姨。

阿明 姨！肚子泡！我才沒有那麼大功夫呢！

卞母 （怒）頑皮，再說奶奶要打了！（李七妹已推木柵門進院，說話帶笑聲。李年約二十四五，面有脂粉痕）

七妹 老太太在家嗎？（轉眼見阿明倚木柵邊，急趨向欲抱之）喲，這不是小阿明麼，乖孩子，就是你機伶，（阿明不顧，馳去騎弄白馬。）好寶貝！

卞母 阿七妹，我說是誰呢，幾天不見了，快別理阿明那孩子，他什麼都好，就是怕生，要說呢，歲數也不小了，小機伶什麼都說得上，就是怕生不好。你又上那兒玩兒來了，這天色好，誰都想上山去玩玩，就我這老骨頭挪活不了。

七妹 可不是好天氣，前兒個我和王三嫂到雲岡大佛寺燒香去了。才熱鬧哪，老太太，那年也沒有今年旺！山裏的石榴花開得多大，通紅的一片，才好着呢。

卞母 噢，到大佛寺，你們沒有碰見我們昆岡嗎，他說今兒回來的？

七妹 可不是我們一去就見着卞爺了嗎？我們還看着他雕像來了哪。他正雕着一尊騎大獅子的

佛爺就跟那山上的一模一樣，真好工夫，獅子好，佛爺的相兒更好，真像活的。那來這手勁，看着一點也不費事，一鎚雕活了一隻眼，又一鎚給雕上了那活靈的神兒，真有他的。老太太，您沒看見那小傻子嚴老敢呢，他老張着一只大嘴，瞪着一雙大眼，瞧着他老師的工夫，整個兒看呆了，那神兒才可樂哪！

卞母 這碗飯也是不容易喫的。昆岡倒是從小就近這門兒，才四五歲就拿白粉在牆上滿塗，前年過世的鄭老爹見了就誇這孩子有天才。我倒是歡喜他雕佛象，事兒是累，可是修好的事——你不坐坐？

七妹 唷，我來胡扯了半天，倒忘了我是幹什麼來了！可不是，老太太，我要問您家借那水吊子使一使，我們家那個讓胡掌櫃家借去使壞了。我可不能使壞您的，明兒個就來還。這天乾得井水都不能喫了，我還是願意走遠幾步路自己去打水用，那清甜多了。

卞母 水吊子，門外那一個你拿去使就得了，我們屋子裏另有着哪。說是，昆岡怎麼還不來；阿明，你聽着那道上有驢鈴沒有，我是真老了，牲口晃到我跟前，我有時候還聽不見哪！

阿明（正忙着拿一副草繩做的馬韁給套上他的白馬）那有驢子，就有我的馬——得兒呀！

七妹（斜眼看阿明）這孩子倒真是乖；沒有娘的孩子真是苦，奶奶可累着了。他爸爸不是頂疼他的嗎？

卞母 我們正說哪，誰家的爸爸也沒有他爸爸那麼疼兒子。也是他那一雙眼睛，簡直跟他娘的一式兒沒有兩樣，長長的眼毛，黑黑的眼珠子，他父親（低聲）就迷這對眼睛！你瞧着，昆岡一回來，汗也不擦，灰也不掸，先得抱住了他直瞅他那雙眼睛，就像是他眼睛裏另外有一個花花世界似的。

七妹 男人本來都是傻的……

阿明 唷，那不是小黑驢的小鈴兒響（遠遠聞鈴聲）我來看！（奔柵門口，企着望）是的，奶奶是的，爸爸回來了。他哼是急了，直要小黑驢跑快，小黑驢真乏，偏跑不快，那有我那大白馬跑得快。那不是到了嗎！我接他去……（開柵門要跑）

卞母 耽着孩子不許亂跑，回頭再閃交，上回不是閃破了鼻子流了好些血，你爸爸還怪着我哪。等

着吧，孩子，一忽兒就到了（驢鈴聲漸近。阿明一手曳開木門，探頭出外，高聲叫）

阿明 爸爸！爸爸！

昆岡（自內）來了來了孩子，你爸爸來了（進門。面紅出汗，風塵滿身。）這不來了嗎？孩子（擊舉阿明親吻之，）乖孩子，你等急了不是（看阿明眼，神態凝重，如在祈禱）好孩子，我的親孩子（放下，攜阿明手走向卞母）娘，我回來了！

卞母（起立復坐）我說太陽都沒了怎麼還不來。這一時好嗎，昆岡？李七妹剛才來，正說着你，你們不是在大佛寺兒見着了嗎？

昆岡 是的娘，（向李頷首，）這幾天燒香真旺，我說娘要是有興致出去燒燒香，山裏看看大紅花，倒不錯呢。李家嫂嫂不是前兒個當天就回來了嗎？

七妹 回來天都全黑了！王家嫂子在路上直害怕，三步併着兩步走的，差點兒閃了個大跟斗！

昆岡 怎麼，這二十來里地你們全是走的，好！

七妹 不，那那成。我們騎驢兒到百善村才跑路的。好，要全走那道兒得半夜還不準到得了哪！你快